

福建地方戏曲丛书



— 梨園戲 —

朱弁冷山記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福建地方戏曲丛书

朱 弁 冷 山 記

(梨园戏)

蔡 尤 本 口述
福建省梨园戏剧团剧目工作组 整理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簡 介

南宋初年，朱弁奉旨持节北上，問安徽、欽二帝。到云中，金相利誘劝降，朱弁忠义凜凜不屈。后金相与降臣秦檜、王倫奸謀，騙朱弁入雪花公主禁苑，强迫招为駙馬。雪花原系辽国女子，慕朱弁忠义，与他暗結兄妹。十六年后，金相小王子被我义軍將領邵青所擒，才換得朱弁回国。剧情优美，激情凜烈，显示出我伟大民族气节。

朱 弁 冷 山 記

(梨园戏)

蔡 尤 本口述
福建省梨园戏剧团剧目工作组 整理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(福州河东路得真巷18号)

福建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1号

福州第六印刷厂印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737×1092 1/36 印張1 11/18 字数34,000

1959年12月第1版 1959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100册

分类号：K243·71

統一书号：T10104·233

定 价：(6)一角五分

人 物：

朱 弁	邵 青	可 叉
李 其	雪 花	花 嬌
粘 罕	兀 朮	小 王
秦 檜	王 倫	猛 安
宋軍二	义軍四	金兵四
金探子	金宮婢	秦家人

第一場 壯 別

地 点：揚州城外驛亭。

时 間：南宋，建炎二年（公元1128年）秋初。

〔宋軍引朱弁執書上，可叉隨上。〕

朱 弁：（唱“錦板”）

大河干戈，
南望旌旗，
遺民血泪多！
侯門逐酒征歌，

將軍不戰揖胡虜。

宋 軍：叩見朱大人。

朱 弁：王命在身，即便起程。

宋 軍：众兄弟，伺候大人起程。（內應）

〔邵青馳馬上。〕

邵 青：（唱“將水”）

留行程，

馳馬揚州驛亭。

（白）朱兄，朱大人請留步。

朱 弁：哦……

邵 青：拜見朱大哥。

〔朱弁下馬，可叉接汉节。〕

朱 弁：原来是邵賢弟。未知邵賢弟何故匆匆赶来？

邵 青：邵青聞知大哥出使金虜，故迢迢赶来……

朱 弁：为故友送行嗎？

邵 青：非也。邵青此行，乃是劝阻。

朱 弁：（驚訝）邵賢弟何出此言？

邵 青：大哥耿耿为国，深明大义，邵青素所欽佩，只是今日此行，可見失了細詳。

朱 弁：怎見得失了細詳？請見教。

邵 青：朱大哥呀！

（唱“青衲袄”）

金虜欺凌不止，

靖康奇耻，
山河血腥，
七路生灵惨遭流离。

朱 弁：邵賢弟！此乃愚兄身受目击，日夜心如火焚，岂能忘記？因此，只身赴义南来，正为条陈战守，怎奈……

（唱“短滚”）

滿朝議和，
无人挺身报国。

邵 青：（唱“生地獄”）

大敌当前，天下勤王赴义；
赴湯蹈火，齐集京畿。
朝廷昏庸，奸賊肆志；
不图抗金，反乞和議。

（白）朱大哥！以愚弟之見，大哥既不能在朝力陈，不如弃官投野，与四海忠义之士，共图抗金保国，何必北上問安？

朱 弁：賢弟有所不知！因昨日早朝，議遣何人北上問安二宮，滿朝文武尽皆惶恐；是愚兄滿怀忠憤，陈言战守为上。事为黃潜善所乘，指愚兄年少有为，可以胜任；圣旨直下，补愚兄为修武郎、通問副使，命尅日前往云中……

邵 青：大哥！你岂忘了敏阳珣之死乎？此去問安，分明是黃賊奸謀，欲借金虜之手，杀害大哥。

朱 弁：此事朱弁岂不料及。只是一来圣旨已下，难抗上命；二来，如不敢前往，定为满朝文武耻笑朱弁也是貪生怕死之輩。（惨然一笑）这遭出使問安，犹如身入虎穴，九死一生。但朱弁决效欧阳年兄死国，以表此心。

邵 青：既是大哥决意，北行全望珍重！

朱 弁：愚兄此去，早将生死置之度外，唯有一事系念，拟托賢弟操心。

邵 青：大哥請道明。

朱 弁：（唱“沙淘金”）

念朱弁老母荆妻，
淪陷在新郑。
有日王师北指，
望賢弟代为安置；
不使骨肉流离，
愚兄沒世不忘恩义。

邵 青：（唱“錦板”）

大哥何出此言？
邵青义不容辞；
大哥为国尽忠，
小弟自当尽义。

（白）稍待小弟淮南安置队伍，当秘密差人前往新郑，搬請伯母同嫂嫂回南。

朱 弁：拜謝賢弟，千金一諾。（拜）

邵 青：（回拜）大哥何用此禮！（向外）兄弟進玉甌斟酒來。

義 軍：唔，來了。（捧酒上）

邵 青：大哥在上，請受小弟這甌水酒，为大哥壯壯行色。

朱 弁：感謝賢弟美意！（一飲而盡）賢弟！待愚兄也回敬一杯。

邵 青：感謝大哥。

朱 弁：斟酒來。

義 軍：唔。（斟酒）

朱 弁：賢弟呀！

（唱“福馬郎”）

長亭別，書生無愧此漢節。

躍馬長城，還看英杰。

邵 青：（一飲而盡）大哥勸勵，銘心不忘，眼前朝廷遣散義軍，急如星火，小弟擬避淮南，再集忠義，伺機抗金。

朱 弁：壯哉，賢弟！

邵 青：大哥慢放玉甌。

朱 弁：王命在身，不宜多飲。

邵 青：小弟非为此意。大哥！這雙玉甌，乃是金虜陷我汴京搜括宮中之物，遺棄軍中，被我義軍繳獲。玉甌雖全，金甌已缺，中原版蕩，恢復難期；今當遠別，敢以此甌分贈大哥。

朱 弁：原來如此，賢弟語重心長，愚兄拜受，他日重逢，絕

不有負所勉。(藏甌入袖)

(唱“长寡”)

怀玉甌，
秉节入狼巢；
国破山河在，
誓圓金甌。

邵 青：(接唱)

丈夫为国投效，
决将胡虏扫；
飲黄龙，
解我战袍。

朱 弁：(接唱)

临别分玉甌，
知心不吐管鮑。

[号角声起。

朱 弁：看日色中天，賢弟，就此分別。

邵 青：待小弟再送一程。

朱 弁：不用了。

邵 青：嚶，大哥！

朱 弁：左右，起程！(內应)

(唱“长寡”)

浮云蔽白日，
孤鴻远征万里；

折柳灞桥秋，
丈夫无泪洒别离。

邵 青：（唱“长霖”）

君北往，
我西馳；
风砂迷天地，
何日是归期？

第二場 誘 宴

地 点：云中（現山西大同），粘罕相府。

时 間：同年秋末。

〔四金兵排衙，粘罕引兀朮上。〕

粘 罕：（唱“玉交猴”）

戎衣公卿，
金刀建朝廷。

兀 朮：（接唱）

貔貅十万兵，
馬到功成。

（白）宰相大哥，父王命小弟提十万鉄貔貅，詐言百万，欲从河阳渡河伐宋。今天轉道来府，一来辞行，二来专請大哥出兵滄州相助。

粘 罕：嚶！四弟，今年河北各路紛紛造反，要愚兄分兵甚是为难。

兀 朮：哈哈，南宋小朝廷，聞風奔逃，天下垂手可得，大哥何必多慮。

粘 罕：呀，元帥！待愚兄攻平江軍諸寨，然後出兵。

兀 朮：呀，宰相！

粘 罕：帳下，排宴進酒來！

兀 朮：出兵滄州之事呢？

粘 罕：先向元帥四弟慶賀。請請！（敬酒）

兀 朮：（不悅）嗯……

粘 罕：四弟！我有一事奉聞。

兀 朮：何事？

粘 罕：趙構差朱弁為通問使，到此多日，愚兄未許進見。

兀 朮：趙構不知死活，還來通問？

粘 罕：哈哈……

兀 朮：朱弁初來，應悉南朝虛實，若肯歸順……

粘 罕：已命降官王倫、秦檜，虛與周旋，從中試探。

兀 朮：王倫何在？

粘 罕：帳下！叫王倫上殿來！

〔王倫上。〕

王 倫：（念）

十年南朝無人問，

且喜金國交鴻運。

(白)大宰相千秋!

粘 罕: 叩見兀朮元帥。

王 倫: 啊! 大元帥殿下千秋, 歸順大金國草野小臣王倫惶恐頓首。

兀 朮: 罷了。王倫!

王 倫: 小臣在!

兀 朮: 朱弁是怎樣一個人物?

王 倫: 啟稟殿下! 要論朱弁, 乃是陳東、歐陽珣一類書呆子, 不識時務, 素主抗金!

兀 朮: 噫! 將他殺了就罷!

王 倫: 殿下所見極是, 杀掉好。

粘 罕: 王倫退下!

王 倫: 領命。(下)

粘 罕: 四弟! 論朱弁這類抗金人物, 對我國大有用處, 我要使他投降。

兀 朮: 朱弁這類南蠻子, 大有人在, 未必肯降。

粘 罕: 比如王倫、秦檜, 過去豈不一樣, 口言抗金, 臨以利害, 動以官爵, 不就俯首貼耳嗎?

兀 朮: 好, 大哥若得成功, 我願輸你百名蠻奴。

粘 罕: 一言為定, 帳下! 命王倫直到賓館, 請朱問安使前來赴宴。(內傳下去) 進酒來! 四弟, 請! 百名蠻奴可不要忘了。

兀 朮: 小弟一言為定。

〔内报：“朱大人到！”〕

粘 罕：迎接！

〔朱弁正冠昂然上。〕

朱 弁：（唱“长寨”）

汉家城廓尽胡兵，

忧国涕纵横；

未效将军请长缨，

反趋北虏庭。

（见礼，白）大宋国问安使臣朱弁，拜见大金国宰相殿下！

粘 罕：大金国宰相完颜宗翰，拜见大宋国使臣朱大人！（扯兀术）

兀 术：大金国元帅完颜宗弼，拜见大宋国使臣朱大人！

粘 罕：请，请上座！

朱 弁：谢座！（大踏步上坐）

粘 罕：进酒来！

〔王倫卑屈地斟酒。〕

朱 弁：谢酒！

粘 罕：朱大人远道来此，一路辛苦了！

朱 弁：身许国事，跋涉何辞？朱弁奉大宋高宗御旨，前来向贵国皇帝呈递国书，但稽留云中，未获早赴燕京。

粘 罕：朱大人！吾主太宗皇上，正在黄龙秋猎未归，故暂留朱大人云中盘桓。

朱 弁：朱弁皇命在身，既不能陛見皇上，敢請宰相先許問候兩宮。

粘 罕：（故作不懂）什麼兩宮？

朱 弁：朱弁奉命陛見徽宗欽宗二帝。

兀 朮：欲見趙佶趙桓乎？

粘 罕：吾皇上皇恩浩蕩，念宋主歸降有功，特封趙佶為昏德公，趙桓為重昏侯，既為大金臣子，何勞宋主問安？

朱 弁：（感到大恥）啊！朱弁不敢有違使命，懇求賜予一見。

粘 罕：未得皇上御旨，宗翰不敢自專。朱大人，請舉杯。

朱 弁：請了。回敬宰相殿下一杯。（舉杯在手）朱弁有一言奉瀆，望乞賜納。

粘 罕：愿聞教益。

朱 弁：金國版圖遼海，宋國一統九州，兩國本應睦鄰相安，不幸年年征戰，致使天下生靈塗炭，究非兩國萬民之福。

兀 朮：宋主無道，久失人心，大金兵威強盛，中原不難蕩平。

朱 弁：住了！幽燕子民，二百年來前起後繼；中原豪傑，八千里路枕戈待旦。徒恃兵力，勝敗前途固未可逆料！

粘 罕：宋既為大金屬國，君則為屬國之臣，朱大人年少英俊，如能早日歸順，本相愿在吾主駕前鼎力保奏，不難立致高官。

朱 弁：噫！朱弁乃大宋國使臣，決不辱君命！

兀 朮：啊呀！

（唱“玉交猴”）

书呆不明利害，

辽宋百官，我斬他如草芥。

（拔劍，白）刀斧手何在！

〔兩廳刀斧手呼朮上前。〕

朱 弁：（冷笑。唱“长寡”）

朱弁只身，远来云中，

死生事小，大节为重！

（憤白）中国信守古訓：两国相爭，不犯来使。大金国定以此礼，厚待使臣？！

兀 朮：呀？

粘 罕：朱大人！你誤会了，吾大金风俗，欢宴高宴，便舞刀劍助兴。既是朱大人不慣，刀斧手——退下！

兀 朮：这……

粘 罕：难得今日欢宴，王倫，改进东京宫中女乐来。

朱 弁：唉！謝！朱弁告醉了。

粘 罕：朱大人并未尽欢。

朱 弁：宰相閣下，朱弁何日陞見金主？

粘 罕：吾主回京，再擇日期。

朱 弁：宰相，元帅，告辞了。

粘 罕：送过朱大人！

朱 弁：（念）

笑他劍戟声声响，

鼎鑊埋骨亦馨香。（下）

兀 朮：宰相大哥！太便宜这南蛮子了！

粘 罕：四弟！看这白面书生，倒有些骨气。

兀 朮：你百名蛮奴賭輸了。

粘 罕：我一定要使他屈服。帳下！命秦檜速来見我！（内傳呼）

兀 朮：哈哈，大哥要令秦檜劝降朱弁？

粘 罕：为兄別有妙算，四弟！到时百名蛮奴……？

兀 朮：哈哈，小弟祝宰相大哥成功！（两人大笑）

粘 罕：四弟請酒。

兀 朮：酒宴已足，拜辞大哥起身。

粘 罕：祝元帅一路旗开得胜！

兀 朮：望早日发兵，本帅在南京恭候宰相。（念）

醉后橫鋼刀，

跃馬过黄河。（下）

粘 罕：（念）

任是冲天鶴，

籠中难飞逃。

第三場 醉 犀 園

地 点：云中。雪野。西樓暖閣一角。

时 間：越年初春，雪晴之日。

〔犀園，金守兵執狼牙棒把守。

〔秦檜匆匆上。

秦 檜：（唱“中寡”）

迫人来，是一身荣华。

（念）設餌張羅誘魚鳥，

翻云复雨轉乾坤。

〔金兵阻止，秦檜出豹头牌，揮手令金守兵退；金守兵敬禮下。

秦 檜：朱兄，請請，犀園到了。

〔朱弁披雪衣上，秦家人携酒跟上。

朱 弁：（唱“下山虎”）

万里羈留难归家，

忍听塞北悲笳。

秦 檜：（唱“翁姨迭”）

人間欢乐无价，

丈夫处处便为家。

（登閣，白）朱兄！大漠一夜雪，万树梨花开。这犀園名勝，比起江南三月桃李，別有一番佳趣。